

## 做有仁爱之心的好教师

□ 童庆炳

6月14日晚,被称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系宝”之一的童庆炳教授辞世。童庆炳先生做了一辈子教师,生前曾送给学生7个词:理想、激情、坚持、忍耐、真诚、善良、正直。本报今日刊发童庆炳先生旧文,以作纪念。

做好教师,要有仁爱之心。教师最根本的东西,是热爱自己的学生,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职业,这样才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否则一切都谈不上。这是做一个好教师的一大前提。

### 热爱学生要事事为学生着想

热爱学生不是一句空洞的话,要表现在培养学生的各个方面。韩愈在《师说》里说道:传道授业解惑。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都要热爱学生。比如说传道,教师要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教师,并把它变成一种无意识的东西,变成一种习惯,变成自己对周围事物的信仰,这样才会以身作则去影响学生,这是非常重要的。面对学生,要把他当作一个有个性、有理想、有天赋、有不同追求、有不同梦想的人,事事都要为学生着想,不要为个人着想,这是热爱学生的具体表现。

许多资料上说,我当教师是从1958年开始的,实际上我是从1955年。因为我读的是福建龙岩的一所师范学校,从那时开始实习当小学教师。我在小学里当过数学教师、语文教师、体育教师、音乐教师,所以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整整60年了。经过3年师范学校的学习以及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学习,我个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来自于读书、学习。当时学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读一些文学作品。当年我们读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些优秀的苏联文学作品,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当时我们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它对我们影响很大,对我们树立个人的伟大理想影响是很大的。

### 当教师是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填的第一志愿就是到内蒙古当教师。我觉得这是祖国的一种需要,人民的一种需要。当然,我没想到后来会留校从事高校的教学,当时也是不太适应的。当时上课常常是在新一教室,这个教室的位置是在现在学校里启功先生写的那个校训牌子的背后,学十六楼,原来那个地方有个教室,叫新一教室,是能容纳400人的大教室。1958年,中文系学生有400人,只能在那个教室上课。当时,教室条件差没有麦克风,我只能喊着、叫着上课,这样才能让后面的学生听得清楚。我喊了一学期才习惯了这种教学条件。

所以,当教师的过程也是一个锻炼的过程,不是说走上了讲台就是一名好教师了。走上讲台的时候,可能只是粗略地知道如何当教师的一些规则,后来才知道光是念讲稿是不行的。一个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传授知识,要念讲稿,又不能只念讲稿。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我多年的讲课形成一个习惯:最重要的基本点我要念一遍甚至两遍。念完之后我就要说,开始用自己全部的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来给学生讲,这样学生听到的是非常具体的东西。比如我也讲小说,我把《红楼梦》所有的标题、所有的120回回目全部背下来,把《红楼梦》里面一些特别精彩的段落也都全部背下来,所以讲的时候是甩开书本的。我讲《红楼梦》,给学生举例,我是背诵出来的。这样学生就觉得讲得非常生动、非常活泼、非常有吸引力,所以他们听得进去。

教学是要有感染力的,感染力从何而来?从所讲的知识熟悉程度中来。有的教师,为什么讲来讲去大家不喜欢?就是因为他对所讲的内容不太熟悉,或者说没有做到十分熟悉,因此讲

的时候不能离开讲稿,否则就会讲错,这是不行的。做一个教师,一定要让你的课有活力、有感染力,要做到对你讲的东西十分了解、十分熟悉,张嘴就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你能够自由地发挥、演说,有时候在演说中会很很有诗意、很生动、很感染人,让学生一辈子忘不了。这样,这节课就成功了。

成为一名称职教师的过程很复杂,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锻炼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我自己就是经过多年的教学最后才达到的。我们今天讲教学相长,主体是教师而不是学生。因为课是教师在上,教师设置思路、教师讲的问题、教师自己做出的回答,是教师自己从书本上得来的东西。但在实际的讲课过程中,可能有许多例外。所以我的课是允许学生当场举手提问的。学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跟我争论,这种对话式的讲课也是增加教学感染力的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课是我和学生一起读书,大家共读一本书。书可能很厚,有四五百页,我们要在一个学期里把这部书读好。其实,读的这本书就很可能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我给研究生讲《文心雕龙》,讲了近20遍,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每读一篇,我就写一篇论文,然后拿出来发表,发表了30篇。最后,我把这些论文归拢到一起出了一本书,叫《文心雕龙三十说》。

我以前给莫言等学生讲过一门课,叫“创作美学”,讲一些问题时就讨论他们的作品。像莫言的作品《红高粱》,他里面说“一泡尿撒到高粱上面,后来变成酒,变成十八里香”。我问他:难道这是真的吗?真实的理解应该是什么?你这是文学的写法还是直接写实呢?他站在那里说不太清楚,最后说这是写实的。我说你说得不对,然后从文学角度提出另外一种解释,并给全班学生讲,大家都理解了,那些学生也爱听我的课。



童庆炳(1936—2015),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全国模范教师、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学术专著有《文学概论》《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等。作为文艺理论界的泰斗,童庆炳曾培养过该领域众多知名学者,莫言、余华、刘震云等知名作家也曾经是他的学生。

知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于丹:童庆炳老师上的课历历在目,对于真善美,老师有信仰,愿意用生命去捍卫。他的声音清晰而沉静,一个有信念的人才这样毫不含糊地说出真话。童庆炳老师不畏上不攀附,一个书生,铮铮铁骨,受过老师恩泽的弟子们,当不负先生,传承良知,童庆炳老师千古!

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童庆炳是国际写作学术委员会的主任,他对中心的成立以及运作还有各项活动的开展都很关心,也做过许多具体的指导。2007年到2008年,童庆炳老师的胃部分做了切除,最近三四年出现过两次心梗,身体比较虚弱,平时看他的气色也不太好。童庆炳老师的辞世,对国际写作中心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 教师要学习一辈子

一个教师应该把研究和教学融为一体,不是孤立的。如果教学搞一套,研究搞另一套,是不行的。一个教师要为他的教学、为他的学生着想,他研究的东西、结果正是学生应该知道的。所以,我一系列书、一系列文章写的都是跟教学密切相关的问题,而不是离开教学单做的问题。

对学生的爱、尊重,还表现在教师行为举止的各个方面,穿着、外表给人的各种印象。我一直把上课比喻成“过节”,最好的衣服要在过节的时候穿。对教师来说,就是应该在上课的时候穿,这是对教师的一种尊重。

我的老师黄药眠、启功对我的影响很大。大体来说,他们给我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独立思考。遇见问题不要人云亦云,要敢于独立思考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对于一个教师来讲,他自己就要敢于独立思考,对学术界大家意见一致的许多东西提出不同的意见。举一个例子,黄药眠先生是搞美学的,什么是美?他说这个问题的提法就有问题。因为美是没有的,刚开始听时,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没有美呢。后来我理解了,他的意思是:美不是孤立地存在的。比如在某个深山中、某个原始森林里,有一丛花在春天开了,到秋天就落下来,但是从来没有有人见过。我们能说那丛花是美的吗?所以美是没有的。我们提问,不能提什么是美,而只能提什么是审美,审美是有的。什么是审美?就是包括把人、人的感觉囊括进去。我的教师在私下会说一些大家都认同的、而他们却不认同的问题,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会给人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有的教师不善于学习,不善于提高自己,不善于扩充自己。其实教师这个职业就要学习一辈子,不是我学习完了才去当教师,而是要边工作边学习,学习一辈子。在教学生习学的同时,自己也要学习。

### 追忆

### 恩师待生如子

□ 作家 余华

记得毕业后有一次去看望童庆炳老师,坐在北师大他的家里,当时师母健在,高高兴兴地沏茶端水果,师母总是高高兴兴的样子,童庆炳老师也总是微笑的样子。师母说话声音高低起伏,童庆炳老师说话声音从来是平静的,那一次,童庆炳老师讲起环境对人的影响。他的一个关系很好的同学有些自由散漫,童庆炳老师看不惯,经常批评这个同学。大学毕业后,童庆炳老师留校任教,这个同学参军。许多年以后,童庆炳老师成为名教授,这个同学当上了军长。两人再聚时,这个同学变得很谨慎,他看不惯童庆炳老师了,批评童庆炳老师自由散漫。童庆炳老师微笑着说了这个故事,不加任何评语。这就是童老师的风格,教书做学问时字斟句酌,逻辑严密,观点清晰;生活中从不指指点点,只是平静地说出一件又一件事情。

童庆炳老师治学55年,他的想法和观点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宽容和尊重不同的意见。1990年,童庆炳老师读到我的第一篇论文学的文章《虚伪的作品》,他在课堂上毫不吝啬地赞扬了这篇文章,虽然他并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话,但是不妨碍他对这篇文章的喜爱。

童庆炳老师对待学生像父亲一样,几年前我去看望他时,童庆炳老师提到一个还在监狱里的学生。他谈起曾经对这个学生说,你没有工作,我的收入虽然不多,但是养活你没有问题。结果这个学生非常生气地说,童庆炳老师你是在侮辱我,我写文章在香港、台湾发表挣来的钱比你多。1993年,我辞去浙江的工作定居北京后,童庆炳老师为我操心,当时程正民是北师大中文系主任,童庆炳老师和程正民老师做了学校方面的工作,想把我调入北师大中文系教书。后来,我自知教书不行,主动知难而退,辜负了老师的美意。

作为童庆炳老师的学生,我深受其益,要说的话太多,两段小记在此表达我对童庆炳老师的感激之情。

### 文艺理论界“教父”

□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 李春青

童庆炳老师长年从事文艺理论、古代文论的研究工作,在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起到了带头引领作用。在童庆炳老师的带领下,北师大的文艺学一直走在学界前列,被誉为国内文艺学的“黄埔军校”,全国许多高校的文艺理论带头人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目前,全国有500多所高校都在使用童庆炳老师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每年都加印许多,影响很大,是公认的最好的文艺理论教材。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资深教授,童庆炳老师一直没有退休,而且始终活跃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今年他还有自己的研究计划,有几部著作准备出版,包括《文化诗学导论》和《童庆炳文集》(十卷本)等。平时童庆炳老师还给学生作讲座,给院里的党员讲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

在学术研究之外,童庆炳老师还是一位作家,曾经创作长篇小说《生活之帆》(1980年)、《淡紫色的霞光》(1987)以及散文集《甜日子 苦日子》(2000)等。晚年他还有文学方面的创作计划,曾经组织朋友、学生创作儿童文学,“想和罗琳(《哈利·波特》作者)挑战一下”。

生活中的童庆炳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热情的人,对美好事物非常向往。他为人非常宽厚,奖掖后学,学生有困难他都会去帮助。

在数十年的执教生涯中,童庆炳老师桃李满天下。目前,国内文艺理论界的知名学者,包括陶东风、王一川、罗钢、丁宁、孙津等,都曾受教于他。

除此之外,文坛最具实力的作家莫言、余华、毕淑敏、迟子建、刘震云等,也都曾是童庆炳老师的学生。童庆炳老师曾建议莫言在写作硕士论文时,可以结合自己的创作写“童年经验与文学创作”,后来莫言将题目改为《超越故乡》。答辩在1994年5月11日上午举行,童庆炳老师作为硕士论文导师。童庆炳老师一直将莫言等人的论文收藏了许多年。

### 逝者

### “华工之父”朱九思

6月13日下午6时09分,一代教育家、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老校长朱九思,在武汉协和医院溘然长逝,享年100岁。朱九思1916年生于江苏扬州,20岁考入武汉大学就读,3个学期后投身革命。1953年至1984年,朱九思在华中工学院领导岗位上工作31年,为当时的小型工学院发展成今天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出奠基性贡献,也因此被誉为“华工之父”。朱九思“大学之本在教师、大学之路在综合、大学之源在科研、大学之魂在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至今深深影响着后继者。

“九思先生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屈指可数的教育家之一。今日之华科大,除了医科之外,理科、人文社科发展的基础,都是在九思时期所奠定的。”华科大前校长李培根院士,在微博上沉痛悼念他的这位前辈和战友,对朱九思的成就,李培根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朱老的精神和办学理念,使他成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界屈指可数的教育大家之一”。

### “大别山师魂”汪金权

6月14日晚8时20分许,湖北省蕲春县狮子镇郝子堡村沉浸在一片悲戚之中,“大别山师魂”汪金权,因鼻咽癌病情恶化在家中去世,终年52岁。扎根大别山,执教二十余载,用大部分工资资助学生,先后培养千余名大学生;然而,长期辛勤耕耘、精心备课,让他身患癌症。

汪金权出生于1963年,在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山区区长,自幼家中十分贫穷,靠乡亲们的资助才完成学业。

1987年,汪金权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放弃名校黄冈中学教师岗位,淡然回到落后的家乡,在蕲春四中执教24年,辛勤耕耘,精心备课辅导,认真教书育人,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全体学生成绩,1000多名学生考取大学;近年来总额10余万元的工资,他将其中大部分资助给了学生,自己的办公室也成了学生宿舍和辅导室。汪金权先后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湖北省人民满意教师”“湖北省道德模范”称号,被媒体誉为“大别山师魂”。